

關山書堂集鈔



清人別集叢刊

關山書室集鈔

上海古籍出版社

閑止書堂集鈔 (清) 陳夢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五號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新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書店經售

一九七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二分之一

印張：六又四分之二 插頁：四 印數：一——三〇〇〇部

統一書號：一〇一八六·一二八 全一冊 平裝本定價：八角

據蘇州市圖書館藏
清康熙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一九四毫
米寬一三四毫米

I214.9/5
DE60/18

《清人別集叢刊》編印緣起

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全國億萬人民正爲實現黨的十一大路線和五屆人大提出的新時期的總任務，開始新的長征。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時期，即將到來。爲了適應學術研究日益增長的需要，我們遵照毛主席關於「古爲今用」、批判繼承和清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的一系列指示，決定有計劃地進行部分的古籍影印工作，作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清代是我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末期，鴉片戰爭後又淪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4310

744310

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三百年間，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它上承二千餘年封建社會的殘局，下開百年來近代史的新面，表現在文化學術上，具有不少成就，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和作品，值得我們今天來鑽研探索。《清人別集叢刊》的刊行，就是試圖從衆多的清人著作中，以作家爲主，選擇其內容較有價值、板刻較精而又流傳稀少的集子，分輯（每輯若干種）影印，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

三、本叢刊所收別集，其思想內容上的選擇標準如下：（一）在文藝上較有成就，或能代表一種傾向和流派的；（二）在思想史上有較重要地位，或影響較大的；（三）在學術研究上有相當

貢獻，可供今天借鑑的；（四）保存史料較多，可藉以考見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若干情狀的。

四、本叢刊於所收別集的板本，皆力求精善，全部影印，以期保存原書面貌。板本選擇原則如下：（一）未經刊刻者盡量用稿本或精鈔本；（二）已經刊刻者盡量用原刻初印本，或經原作者校正增補的定本。

五、由於我們對影印古籍的經驗不足，而於清人別集的調查研究也未能深入，工作中一定會存在很多缺點，熱切地盼望讀者和專家們隨時指正。

最後，本叢刊在編印過程中承國內各大圖書館熱忱協助，

提示對選題的意見，並惠借最精板本，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十月

出版說明

《閑止書堂集鈔》詩、文各一卷，清陳夢雷著，康熙間坊刻本。

夢雷字則震，號省齋，晚號松鶴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順治七年（一六五〇）生。少有才名，康熙九年（一六七〇）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清初吳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之亂，陳夢雷適回籍省親，爲耿精忠逼授官職。當時，和陳夢雷同年舉進士、同官編修的李光地也回籍在福州。兩人即合謀，陳夢雷留耿處作內

應，探聽消息；李光地離閩北上，向清廷合進蜡丸密疏，遞送情報。李光地至京後，獨上密疏，將蜡丸之事，據爲己功，因而大受康熙的賞識，青云直上。三藩之亂平後，陳夢雷以叛逆論斬，幸得徐乾學密爲開脫，減死謫戍瀋陽。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赴戍所，在瀋陽凡十餘載，在當地從事教書和編修地方志，曾編有《奉天通志》等。

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東巡瀋陽，陳夢雷獻賦稱旨，得以「賜環」，召還京師。第二年，他被派到康熙第三子誠隱郡王胤祉處侍讀。這時，皇太子胤礽以病狂失寵將廢。康熙其他諸子皆喜招攬賓客，顯其一技之長，希冀獲得康熙的恩寵。

夢雷即爲胤祉搜輯古今圖書，纂修彙編。他根據胤祉頒發的協一堂藏書和家藏的經、史、子、集約計一萬五千餘卷，僱人繕寫，「上下古今，類列部分，有綱有紀，勒成一書」。此項工作始於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十月，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至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年）四月，書乃告成。這就是我國著名的一部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全書一萬卷，另有目錄四十卷，分六編，三十二典，共六千一百零九部。各部先彙考，次總論，有圖表、列傳、藝文、紀事、雜錄、外編等項目。內容繁富，區分詳晰，便于檢閱。這是陳夢雷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也是他對我國文化事業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當時，康熙對陳夢雷頗爲眷寵，曾賜宅城北，並親至其齋中，書「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一聯。夢雷即以「松鶴」兩字名其齋。他的《松鶴山房詩文集》亦於此時編成，卷首所附楚師、黃鸞來等撰寫的序文，盛稱夢雷的「功德」，便足以說明其當時的際遇。

一七二二年，康熙帝病逝。胤禩即位，是爲雍正帝。雍正一上臺，便迫害和殘殺同他爭奪帝位的兄弟，胤祉也獲罪被禁錮。於是，陳夢雷又遭譴責，復謫戍黑龍江。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卒於戍所。

這部《閑止書堂集鈔》，係陳夢雷之僕楊昭抄錄編集，康

熙癸酉（一六九三）刻印於福州。當時，陳夢雷正第一次謫戍瀋陽，「有懷莫剖，負謗難明」，抑郁哀怨，不能自己，因而在不少詩文中抒發了他的這種心情。其中的《絕交書》與《告都城隍文》，更系統地揭露了李光地欺君賣友、護短貪功的經過，悲憤之狀，溢於言表。

陳李之爭，爲清初有名公案之一。因李光地歷居要職，有關史籍對此皆語焉不詳，《清史稿·李光地傳》甚至認爲「及精忠敗，夢雷以附逆逮京師，下獄論斬。光地乃疏陳兩次密約狀，夢雷得減死戍奉天」，與夢雷所述截然不同。《閑止書堂集鈔》從陳夢雷一面，提供了有關這一公案的罕見史料，這對於

研究陳夢雷的生平以及清初史事都很有參考價值。最近我們發現蘇州圖書館藏有此流傳絕少之書，特據以影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九月

序

嗟乎人生何不幸而才才矣又何不幸而
年少掇高第翱翔禁近爲文學侍從之臣
天且靳之使之躬歷變亂艱辛百折以自
致其一飯不忘之情至行可以貫金石而
孤忠見誅於讒口一心可以共白於天下
萬世而梏於同事之貪功遂至使萬死一

生報

國之謀無一得達

君父而且惡名橫被負罪遠竄惴惴淵冰旦
夕集蓼萬里高堂痛深含歛胥今古才人
不幸之遭咸萃一身此余讀省齋先生詩
文不禁悲慨憤懣掩卷太息深疑彼蒼之
難問也當耿逆構亂之始先生自經不死

披緇不免脅刃相見抗言求死又不得旣
而逼授僞職引疾固辭瘠形尪羸視息僅
屬而能精白自矢激勵同心間道通誠潛
圖反正故其著爲詩文憂愁拂鬱浩氣奔
泄如疾風寒夜金鐵皆飛又如深巖流泉
鳴聲幽咽至使讀者扼腕流連涕下是天
雖能困厄其身而其詩文之自爲煜爚光